

本书终于出版了！千万不要对号入座！

本书人名、地名、公司名均为虚构，只有故事是真实的……

商场规则：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绝对的利益。

京联图
精品书屋

邓雄才◎著

千谎百计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千谎百计

邓雄才◎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谎百计/邓雄才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5378-3300-4

I. 千… II. 邓…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6106 号

书 名 千谎百计

著 者 邓雄才

责任编辑 王灵善

助理编辑 李建华

封面设计 艾博堂书装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5628697(发行中心)

0351—5628688(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北京才智印刷厂

开 本 710×960 1/16

字 数 318 千字

印 张 23.5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300-4

定 价 35.00 元

本书除内容之外,人名、地名、公司名、歌厅名均为虚构

内 容 梗 概

招标竞标是公正的吗?本书告诉你:招标竞标有各种潜规则,也有各种圈套和手段,而且是手段之后还有手段,圈套之中还有圈套……

专家选评是公正的吗?本书告诉你:专家的选评是各有目的,有人收了好处,有人为了恩怨,有人受到要挟,有人是利益交换……

广东南番市某 IT 公司销售主管王经纬,为了替公司获得项目,整天陪客户和政府官员出入各种娱乐场所,不但看到了各种私下交易的内幕,也看到了平时道貌岸然的专家、官员私下的真面目。南番市几家 IT 公司为了争夺一个政府项目,彼此勾心斗角,各显神通,有的施展美人计,有的写匿名信,有的买通对手的技术人员,有的故意泄露假的招标数据,有的利用录像进行敲诈……手段无所不及,圈套层出不穷,阴谋防不胜防。在利益之下,原有的朋友可以反目为仇,原有的对手也会化敌为友。这让王经纬深深领悟到: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绝对的利益。这也让一个原本朴实的王经纬,开始有了自己的野心,他暗中培养自己的势力,合纵连横,勾结对手的财务人员,打通上层官员的关系,金钱、美女、盯梢、偷拍、举报、情报与假情报,合作与假合作……一切都如同一部间谍小说。最后在项目招标之际,王经纬利用招标的潜规则和专家评选组的关系,突然黑马跃出……南番市的 IT 界又出现了新的格局。

王经纬能成功吗?成功的代价又是什么?

本书作者曾为国内知名 IT 公司业务经理、销售总监,熟知 IT 行业项目操作的黑幕以及各种潜规则,由于写了本书,作者特意退出 IT 界,并且为了安全起见,在两年后出版本书。

“小王，瞧你这笨样，还不赶紧给宋哥敬酒！”居中而坐的陈希仁松开小姐，冲着颓坐在门口角落一个皮墩子上正昏昏沉沉的王经纬大喝一声。后者触电一般睁开眼睛，猛然站起，跌跌撞撞地晃到茶几跟前，给自己的酒杯满上啤酒，脸上堆出笑容，绕过茶几颠颠地到沙发的另一头给宋哥敬酒。

陈希仁是王经纬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一个客户，一个需要常常供奉的财神爷。王经纬和风行国际能够进入南番市技术进步协会的圈子全是凭人家的恩典。陈希仁是协会的副会长，因其性格豪爽，重义气，能力超群，遂成为技术主任们和销售们公认的带头大哥。

王经纬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安排这位大哥，几年以来，差不多是三天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秋不见，王经纬只好失业了。老板雷震霆和王经纬心里都清楚，这位陈哥大大的有用，协会圈内几百家单位，那是多少公司垂涎三尺的滚滚财源。陈哥已经替他们介绍了十几个客户了。

这次，王经纬是身负使命的，“陈哥，您得接着帮我”，这句最紧要的话一直不得其便说出口来。

从风行国际出去自立门户的刘福瑞手下最厉害的美女杀手纪晓梅对这位陈哥展开了凌厉的攻势，据说已经把这个见多识广的会长给搞定了。在南番日报的项目上，陈希仁一反常态，撇开莫逆之交雷震霆，死心塌地支持新结识的红颜知己了。虽不清楚陈希仁在报社项目上的影响力究竟如何，但成事可以不足，败事还是绰绰有余的。

雷震霆为此着实紧张和恼火，便打发王经纬来探探陈希仁的底细。和往常一样，陈哥极为豪阔地招揽一大帮兄弟，他称之为：有福同享。一行人从中午喝到晚上，从一个酒场转战到另一个酒场，最后转战到这个叫“人间道”的歌厅。

王经纬不知道肚子里灌了多少酒，混合着白酒、红酒、啤酒的胃部不断地翻江倒海，一阵阵地猛烈冲击着喉咙，难受异常，他不断地

暗暗告诫自己，万万不能喝高了。有时，王经纬跟同事自嘲道：我腆着骄傲的将军肚请客户去了。

宋哥埋首于小姐的丰满胸脯之间，正在得趣，哪有工夫搭理王经纬。王经纬记得此人叫宋国忠，市财政局的技术处处长，一个气冲斗牛的人物，任凭王经纬怎么尽力巴结，他也没拿正眼翻过王经纬。王经纬不由想起财政局的大学同学孟如虎，心里叹道：财政局这个大衙门的人物果然非同一般地牛。他讪讪地退回，碰了一下陈希仁的杯子。

陈希仁一皱眉头：“你真是一个天聋地哑，做了这些年的销售，还是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

王经纬脸一热，默默地灌下这杯酒。

陈希仁摇了摇头，似乎恨铁不成钢。

都说陈哥看得起你才骂你训你呢！可是，王经纬心里一阵翻腾，他也是一个三十岁的男人呀！

王经纬溜出包间到洗手间吐了一回，便晃到“人间道”大门口石狮子旁给自己“放风”。挨时间太漫长了，离结束的时间尚差很远，哥哥们还远没有尽兴。他很想把下属赵普调来并肩作战，转念一想，后者是老板用来钳制自己的一个钉子，哪能随便引狼入室，让他介入自己的地盘。王经纬对这位老板指派的助手怀着深深的戒备。

星辰寥落，天际深沉而辽远，王经纬叹了口气，猛地吸了几口烟。一种叫做尊严的东西从骨头缝里膨胀到全身，千百次，他很想学书中那些有骨气的文人一样傲然归去，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然而，生活教会了他忍耐和直面现实。

大学毕业之时，王经纬曾经心比天高，光阴荏苒、流年似水，一晃是而立之年，一事无成，无家无业，王经纬万分苦恼和迷茫。

在外面待的时间有点长了，要是让这些哥哥们产生想法，今晚的钱又会扔进深不见底的深潭里。

王经纬心中一哆嗦，立刻把这份自尊重新打包捆绑得严严实实，塞到心间角落。他晃晃悠悠走回门内。

王经纬发现房门上的玻璃窗被布蒙上了，喧嚣声停止了，知道这个叫紫霄宫的房间有节目在进行。站在房门口的服务生正要敲房门放他进去，王经纬慌忙摆手，心中叹道：这真是个不晓事的家伙，这么

没有眼力。他倚着墙壁和服务员站在一起，显得不伦不类，一股屈辱感又升腾到心上。足足等了十几分钟，房门被打开了，一个小姐探出头来嗲声叫道：“waiter，上酒。”王经纬慢慢地推开房门，挤进房间。哥哥们搂着各自的小姐，王经纬重新在门口的小机子上坐下。

王经纬没有找小姐，因为陈希仁发话：你就别找了。陈希仁倒不在乎他找不找小姐，重要的是在众人面前展现一种权势的威严。

“人间道”的小姐是经过专门挑选的，清一色的年轻靓丽，身材性感，二十出头的年纪，穿着雪白的衬衣和仅盖过臀部的黑色短裙，走起路来，裙子翩跹起舞，犹如黑色的蝴蝶。在天长日久的酒精腐蚀的作用下，她们的腰腹部攒下厚厚的脂肪。小姐们已经面露倦色，但客人们兴致盎然，越来越精神。

另一位协会副会长冯长荣坐在王经纬的旁边，端起酒杯，碰了一下王经纬搁在茶几角上的酒杯，咧嘴笑道：“小王，不错！妈的，老雷真不是东西，过河就拆桥。”他一仰脖一饮而尽，站起来晃晃悠悠地 go 上厕所，一边咕哝道：“妈的，老子今天虚了，尿多！”他的小姐并没有起身跟出去，这个名叫“冷雪”的小姐正漠然地抽着烟，目光呆呆地望着天花板。王经纬对这个神情冷淡的小姐有些印象，王经纬忧郁的目光无意和冷雪的目光碰到一起，心中突然震颤了一下，竟有了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这真是很奇怪，自古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这种充斥钱色交易的虚伪场合，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居然和一个小姐心境相同。

王经纬猜想冷雪大约入这行不深，所以部分没有丧失的自尊时时坚韧地出现。说实话，她确实很动人，具有江南水乡女子特有的娇柔身材，面容秀丽，目光楚楚。这时，宋处长晃悠悠地坐在冷雪身边，开始动手动脚起来，在他们的观念中，占小姐的便宜，不占白不占。

过一会儿，陈希仁开门上厕所，他的小姐要扶他出去，他眼睛一翻道：“没你事。”示意让王经纬跟上。陈希仁搂着王经纬的肩，喷着酒气说：“小王，钱带够了吗？”

王经纬不敢点头，生怕这位哥哥豪气顿生，要去楼上洗浴去，跟小姐们大战三百合。陈希仁很生气，放开王经纬道：“花你几个钱算个屁，你这些哥哥随随便便给你弄点项目，十几倍的钱都出来了。小王，



不要盯着眼前。”王经纬赶忙搀着跌跌撞撞的哥哥，干笑道：“陈哥，小弟没有那个意思，只要哥哥们玩得高兴，我不在乎这些钱，可是我的卡里也就几千块钱。”

陈希仁的语气缓和下来，以商量的口气安排道：“一会儿，我让散了，但是宋哥是非同一般的人物，今天一定要安排好了，他看上了冷雪，我来替你招呼，我们俩带着小姐出台，到楼上开房；你先和他们一起出去，再绕回来在大堂等我们！”王经纬知道陈哥怕其他人说他不讲义气，所以故意使一个障眼法。王经纬只好暗暗咬牙点头，来到厕所门口，站在水池边的两个服务生异口同声地恭敬地叫道：“陈哥好！”陈希仁露出笑容，微微点点头，由王经纬搀着到了便池边。陈希仁歪着头冲王经纬笑道：“喂！待会儿出去到水池边，我说赏，你就给他们打小费，你看看他们这帮人怎样尊敬你陈哥。”王经纬真想把他的秃头狠狠按进便池里，但他脸上不敢流露出丝毫不恭敬，笑道：“陈哥，不用打赏，他们也会尊敬你。”陈哥不悦道：“小王，你不动动脑子，你陈哥朋友遍天下，你知道为什么吗？”

服务生殷勤地给陈希仁递上湿毛巾并敲背，陈希仁豪气冲天地说：“赏，二百！”王经纬把捏在手里准备好的二十元放进兜里，艰难地从钱包中掏出两张大钞，扔进一个放着几张十元二十元钞票的玻璃盘里，王经纬知道这些钞票有不少是服务生自己预先放下的。服务生叫得更响亮了：“谢谢陈哥！”陈希仁高兴了，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线，用力地搂了他的跟班小弟一把，晃晃荡荡走在前边了。王经纬轻轻地叹道：“妈的，这工作我也愿意干！”快步抢到陈希仁的前面去给他开房门，以便让他在众人面前展现他的面子。

陈希仁宣布让妈咪结账时，其他人无不惋惜道：“完了？”进来数次的妈咪一手捏着对讲机，一手端着酒杯轮圈敬酒，这个长得很丰满的三十多岁的女人是一个九岁男孩的母亲，富有同情心的陈希仁经常照顾她的生意，缩在角落的王经纬倒被她忽略了。其实，他来过很多趟，可始终是小弟跟班、端茶倒酒的角色，虽然每次都由他这位被称为“王总”的角色埋单，精明的妈咪马上觉察到他在众人中的分量，懒得浪费精神应酬他。王经纬明白这些精明的妈咪们都会十分卖力地巴结公司的销售，只是他一直闷声不吭，毫无挥金如土的气派，让妈

咪小姐们把他当做房间的家具一般。在陈希仁洪亮的打赏的声音下，王经纬木头人一般地给小姐们打着小费。他的这位哥哥喜欢随意发挥，把其中的几位小费增长一二百元，惹得小姐们称谢不已。在吧台刷卡时，妈咪让他多出百分之十的税钱才能开发票，王经纬一股无名火陡然发作：“他妈的，凭什么不能开！”

听见动静的陈希仁赶出来弹压：“小王，你陪陈哥心里有气是么？”

王经纬顿时矮了半截，赔笑道：“哪敢呢？是妈咪太过分了。”

陈希仁大嘴一撇：“哎呀！小王，你啰唆什么，花钱不就买个乐吗？多几百少几百算个屁。”王经纬只好忍气吞声花几百块钱买了发票，陈哥也是妈咪们的财神爷。

包房里上演最后的戏，客人们抓紧时间与小姐们进行告别演出；拿到钱的小姐强打起精神任人吃豆腐，用乡下的粗话说：也不会短了什么。王经纬又站在房间边冷眼看着这群人的丑态。妈咪把冷雪唤了出来，领到边上一个空包间里说着什么。王经纬知道妈咪一会儿要让她出台陪宋处长，王经纬从她们的语气中得知冷雪极不情愿，最后以那个来了推脱，妈咪断然以毋庸置疑的语气命令：“那你们就闯红灯。小雪，我平时对你不薄，你不要拆我的台，陈哥可是我的重要客人。”冷雪哀求道：“红姐，他变态，把我身上掐青了好几处。”红姐好言安慰道：“不会的，你哄得他高兴不就行了，去吧，啊！”

冯长荣等人相互搀扶着出来，他们神经中枢的某种意识仍在作怪，使他们转身看着“人间道”三个红光闪烁的大字足有五分钟之久。

有人叹道：“妈的，老陈真他妈的不够意思，重色轻友，自己爽去了！”

有人笑道：“火没处泄吧，回家找老婆去。”冯长荣假装可怜巴巴地望着王经纬，祈求道：“小王，你不能见死不救！”其他人纷纷转过头看着王经纬。王经纬苦笑着不表态。众人觉得老大没趣，开始商量叫哪个公司的销售过来接力，把能想起的销售挨个打了一遍电话，都被人以各种借口拒绝了，只好悻悻地分批打车离开了。

一个钟头后，王经纬送走瘟神，重新回到“人间道”，他眼睛一黑，险些跌倒在地。

王经纬跌坐在大堂的沙发上瞬时鼾声如雷。服务员推醒他的时候，

天已破晓，包房里休息的二位容光焕发地在另一边的沙发上舒服地抽着烟。王经纬浑身汗腻腻的，强睁开眼皮，赶忙过去拿了号牌去吧台结房间费。陈希仁洪亮的笑声和宋处长快活的叫骂声在整个大堂里回响。

“给她一千。”陈哥命令道。王经纬从钱包里掏出一千元递给他怀里撒娇的小姐，小姐给了她的露水夫君一个香甜的吻，转身离去，并没有拿眼皮翻王经纬一下。冷雪仍是神情冷冷地站在宋大人的身边，似乎昨晚并没有被驯服。宋大人沉下脸冲王经纬说道：“给丫二百！惩罚她！”王经纬犹豫了一下，多掏了几张递了过去。宋大人愠怒地瞪了他一眼：“你丫有病呀！”王经纬用同情的目光看了冷雪一眼，后者强忍住屈辱抽了两张，挤出一句谢谢便走了，王经纬隐约地感到这声谢谢是冲他说的。陈宋二位站起身来，满意地看着忙了十几个小时的跟班。陈希仁赞许地对他的朋友道：“我的小兄弟，人不错。”宋大人矜持地点点头，笑道：“你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他拍了拍王经纬的肩头道：“小王，我们认识了，以后常联系。”陈希仁终于给出答案：“王，放心，你陈哥心里有数。”说完，他们便肩并肩走下台阶。王经纬只好带着这句话给老板交令了。迟疑之间，王经纬突然发现宋某人居然是个矮胖子，然而，跨出这道门，他的气度又让人忘记了他的身高。王经纬望着他们登车飞驰而去，不由呆呆出神。

王经纬晃下台阶突然想起一件事情，转身进了歌厅。服务生把冷雪叫出来的时候，她换了一身衣服，学生打扮，一副涉世不深清纯可人的样子，只是目光中仍残留些许屈辱。王经纬把剩余的八百元钱递给她，不觉说了一句：“你不该干这行！”冷雪低下头，感激地看了他一眼，轻轻地叹道：“不干这个我能干什么？”言罢，眼神恢复了坐台时的木然。

王经纬顿时一怔，扪心自问：不干这个我能干什么？

一早，雷震霆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公司，拖拖拉拉、松松垮垮的员工们顿时悄悄地关闭了游戏、QQ、MP3，手忙脚乱装模作样地抓起话筒。雷震霆一向昼伏夜出，鲜有时间坐办公室。说起来他也有些无奈，整个公司上百个客户，这是公司的生命线，他必须牢牢地掌握，否则，销售们掌握了客户，他们很有可能尾大不掉，另立门户，和自己打擂台了。他是阴沟里翻过船的。这是他做公司的第九个年头，他曾经尝试过各种管理模式，最后仍是觉得夫妻店最为稳妥可靠。要牢固地维系这群财神绝非易事，勾心斗角、机关算尽且勿论，单单是喝酒唱歌打麻将劳心费神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得来的。前销售副总孙得贵悻悻地离开公司时，愤愤地对王经纬说：“他姓雷的算个屁，充其量是一个体力劳动者。”

雷震霆偶有闲暇，便对员工的工作状态很不满意，少不得给他们敲敲边鼓。他有时也纳闷：我老板不畏艰辛替你们跑客户，业绩算你的，有什么不好？我在替你打工呢！为什么这些老销售跟自己离心离德，说话办事变得小心翼翼了，只拣对他们有利的说，这不是让自己闭目塞听吗？雷震霆又想：这行业本就是如此，任凭你老板对雇员怎么倾心接纳，笼络收买，仍不能消除其独立门户的野心，因为这种一进一出，美其名曰“系统集成”的行业技术门槛太低。他的许多工程都是由月薪两千元的技术员领着几个民工实施的。

雷震霆和王经纬的体型身高相差无几，脑满肠肥，肚大腰粗，小眼睛，大背头，高鼻梁。只是两人一个容光焕发，一个倦容满面，走在一起，王经纬未免驼了许多。

雷震霆把夹在左腋下的黑色的鳄鱼皮包扔到老板桌上，靠在大靠背椅上闭目养神。这间四五十平方米的办公室装修得很阔气，实木地板、真皮沙发，靠东墙是一排大书柜，柜里整齐地码放着无数兵书战策，名人传记。西墙是大楼的玻璃墙，远眺可见起伏山峦；靠窗的位置摆放着两张梨花木的镂花椅子，雕工精美，漆成暗红色，据说是明

清时的古董。雷震霆身后的墙壁上挂着一幅横幅书法作品，四个篆书大字：元亨利贞。这是王经纬找学校的书法名家写的。当时雷震霆瞪着眼瞅了半天，跟王经纬说：这玩意儿画得扭扭曲曲的，不好看。王经纬给他普及了半天的书法知识，告诉他这是易经里面说的最好的运相，老板大喜，让王经纬去财务领几百块钱感谢那位书法家。

老板看了一眼昔日的快刀——拼命三郎，打到哪里哪里就有响动，如今简直成了一把钝刀了，磨都磨不快。可是，这个协会圈毕竟缺他不得。

雷震霆笑道：“昨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吧？他妈的，老陈一天不喝酒，茶饭不思，两天不唱歌，浑身痒痒，三天不找小姐，魂都没了。你看看他，头发越发稀疏，人越发苍老，老而弥坚，不定什么时候横死在歌厅。”

王经纬辨别老板话的潜台词，看有无“花钱太多，办事不力，自己跟着逍遥”的意思。不知何时，他和老板之间突然出现了一条沟渠，他渐渐地觉得老板如孙得贵所讲的那样猜忌多疑，心胸狭隘，翻脸无情，于是他开始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越发惜言如金。

雷震霆又说：“你放着一个劳力也不用，管理者要学会怎么用人，不要一味单打独斗。你不用怀着这样的想法，什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什么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类的，只要你不负我，我决不会负你。赵普这孩子挺机灵的，很有潜力，用好了会成为你的一把快刀！我给你一个总数，他的提成由你来发，这样你可以放心了吧？”

王经纬笑道：“您知道我的，一根肠子通到底，哪来这么些弯弯绕绕，我先让他熟悉一些产品资料。”但他心里却不以为然，孙得贵在时，他的提成本该由孙得贵发，到最后还是由老板娘发，老板轻而易举地离间了他和孙得贵的同盟关系。

雷震霆开始谈正题：“老王，咱们合计合计，你认为报社项目的关键人物是谁？”

老销售都知道，跟谁合作能拿下项目，谁就是关键人物。

“报社内部斗争的局势还不明朗，现在搞不清楚谁能真正左右项目。”

“局势明朗了，项目的结果也就水落石出了。”

“报社本身的关系才是我们的主攻方向。”

“文书记、武社长、沈中原、齐鲁，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你把宝押在谁身上？”

“齐鲁是我们的人，我们帮他控局！”

雷震霆摇摇头：“齐鲁未必帮你，老陈领着纪晓梅找过他，你不是她的对手。”

“老陈答应会帮我的。”

雷震霆忍不住教训：“你做什么都不动脑子，这些人说话跟放屁一样，你今天请他，他就说帮你，别人明天请他，他就会帮别人了。我不是让你跟他谈利润分成吗？谁会做没有好处的事？我的同志呀，酒席上讲的兄弟都是扯淡的，利益才是永恒的。你以前不经常讲什么苏秦张仪连横合纵，游说诸侯吗？你看了这么多书都是纸上谈兵呀？这些人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整天吃饱了屁事没有，就琢磨怎么整人斗人。你记住，权力越高的人说话越像放屁一样。”

王经纬突然感觉背脊凉飕飕的。老板终于还是怪他花钱既多，办事还不力。

雷震霆意识到自己有些激动，便喝了口茶，说：“老陈作用不明显，咱们要让他保持中立。我们严防死守，不能让刘福瑞进这个圈，否则，以后没有我们的舒服日子。”

关于老板和刘福瑞的这段公案，王经纬不甚明了，他们反目成仇的时候，王经纬还没到这个公司，只是影影绰绰地风闻他们积怨甚深，简直不能共存于一世。

“可是老陈一向唯我独尊。你让他往东他偏往西，让他和纪晓梅断交，不是火上浇油吗？”

雷震霆沉默了一阵，终于说出原因：“老陈上周找我借三万块钱！”王经纬当然知道这种所谓的借就是要，他也被陈希仁在玩牌的时候借过好几次。雷震霆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没道理不明不白地吃人讹诈。

“老陈这边我想办法再作计较，这段时间你要全力守住齐鲁，别被纪晓梅给攻破了。”

王经纬点点头。



雷震霆沉吟了半晌，又说：“秦庸这个人能量无穷，太有用了，你得找到突破点。”

胖胖的赵普暗地留意着王经纬的一举一动，他觉察出这位不苟言笑的上司似乎很排斥自己，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自己穿小鞋，因此他在表面上一一直保持对王经纬的恭敬态度。

“王总！我今天干什么？”赵普乖巧地请示。

“熟悉业务很重要，你接着看资料吧！”王经纬撂下一句话，便唤了技术部经理财主出去抽烟。

他对新来的赵普确实没有好感。他们早在数月前就邂逅了，差一点老拳相向。

那是在学校旁边的一个小饭馆，王经纬踞着一张桌子吃午饭，旁边的一张大圆桌上坐满了一群男女学生，足有十来人，在猜拳行令，喝酒喧闹，旁若无人。其他食客们知道是学生，见怪不怪，老板专做学生生意，也不以为奇。年少轻狂嘛，何况是一群即将毕业的学生。

有个男生身高体壮，光着上身，露出一身的肥膘，肆无忌惮地大喊大叫。

王经纬烦躁得要命，不知怎么回事，不伺候客户、不用陪着十分小心的时候，他经常无名火起，莫名其妙地发作，冷静下来才发现又是一桩不值一提的小事。

学生们在挨个轮流打酒关。一个男生扣着一个茶碗正在哗啦哗啦地摇色子，大家的目光都停在他的手上，他一停，大家都冲旁边的女生叫道：“猜！”那女生猛抽一口烟，柳眉一扬，大叫道：“谁怕谁，双！”男生把碗一掀，五点。

大家哄堂大笑，敲着桌子，齐声喝道：“喝！喝！”那女生又高声笑道：“喝就喝！”她端起一杯酒咕咚咕咚一饮而尽，把酒杯往桌上一顿，指着那男生道：“等下别落我手里。”那男生笑道：“你能把我怎么样，要什么随你便。”大家又是一阵哄笑。他们喝了不少酒，空啤酒瓶在地上堆了一溜儿。有个戴眼镜的男生站起来，脸色通红，大声说：“过几天，我们就要各奔东西了，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将来谁知道会怎么样，可能我们连自己都养不活，我有个工作很久的老乡跟我说过，

外面太黑暗了，办什么事都要送钱！”胖男生站起来打断道：“眼镜，你太悲观了，这世界不是人闯出来的么？人家名车豪宅，凭什么我们做不到。很多有钱有势的人不是从我们这步走过去的吗？”

又一个男生站起来，笑道：“老赵，说得容易，人的命天注定，三分靠打拼。不过，你不错，和蓉蓉一起留南番，好歹收获一份爱情。像我们，现在连女朋友也没混到手，将来怕连老婆都找不上。”

王经纬陡然发作，抄一个啤酒瓶，“哐”一声朝地上摔得粉碎：“他妈的，吵什么吵！”

众人被这个意外的响动吓了一跳，年轻气盛的学生们不干了，赵普腾地跳出来和王经纬推搡作一团，幸亏他漂亮的女朋友及时解劝，王经纬才狼狈地离开了饭店。

很长一段时间，王经纬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后来跟同行一聊天，敢情别人也有类似的经历。

王经纬和赵普第二次见面却成了上下级的同事关系，都不约而同地吃了一惊，随即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财主也是一个脑满肠肥、腰圆臀肥、在IT圈混饭吃的主儿，没办法，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个个体型长得像以前的暴发户。

两人一面吞云吐雾，一面海侃。

财主说：“老王，又要签大单了，赶紧请客！”

王经纬苦笑道：“我他妈的都快断炊了！每月背着银行数千块贷款，晚上一想，梦里惊出一身的冷汗来。老板两月一考核，没完成任务，工资、提成都打折，连续几次没完成，估计算出负数来。”

财主笑道：“老板玩真的？”

王经纬道：“那他还客气什么。”

财主长长地吐了口烟，说：“说你你不爱听的话，你这叫自作自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想当年，你把住协会这些客户，把住老陈这个大摇钱树，到哪里不能逍遥快活，自己愿意单干，一年赚出这里十年的钱来都不止，房子车子票子不是小菜一碟吗？何苦在人家屋檐下低三下四地受这份气。如今倒好，你的客户，老板比你还熟。你看看姓赵的这小孩，绝不是一个省油的灯，用不了多久，这个公司就没有你的位置了。好家伙，你辛辛苦苦种树，长出果子却被别人摘了。”

王经纬心里一震，笑道：“你没做过销售，把住这些客户，谈何容易。”

财主说：“有什么难的，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陪吃陪喝陪嫖陪赌的美差，一面超爽，一面点钱，何乐不为？”

王经纬淡淡一笑，转过话题，问：“老板还不给你们技术们招人，你那几杆破枪不灵，做那个项目都让我提心吊胆，一见客户的电话心里便发毛。”

财主笑道：“你就凑合使吧，一分银子一分货，两千元身价的人不能当四千元使，就这些技术，稍微有些经验便跳槽了。又不是自己的公司，操这份闲心干什么，拿一天工钱干一天活，再说，老板N年没涨过工资了。”

他瞪着王经纬说：“哎！老王，咱们合计合计，让资本家提高待遇吧。”

王经纬苦笑道：“我可不想失业，天下的夫妻店都一个德行，三险一金、一天八小时、双休日、加班工资，你得到过吗？说实话，我很担心哪一天没人雇了，坐吃山空，什么都不会，什么都没有，举目无亲，又没有任何保障，只好当路旁的乞丐了。”

财主笑道：“咱也是计算机科班出身，糊口应该不成问题。”

王经纬冷笑道：“我的很多客户都是高工，现在屁都不懂，有些人还出身名校，不过人家熬到一定的社会地位，生老病死都有国家管着，再说，人家弄钱也容易。”

财主叹道：“我们这辈人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将来会怎么样，天知道。”

王经纬忧郁地抽着烟。

财主又说：“还是人家纪晓梅想得明白，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拼命赚钱再说。她要请我们吃饭，你定时间！”

王经纬一愣：“不妥，不妥，她现在来抢我地盘，再说，让老板知道了，那就是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尿也是尿！”

财主道：“你也忒小心了，买了房子变了一个人，和以前的同事吃顿饭至于吗？”

王经纬道：“这里面有缘故，你不知道，我们几个业务经理的手机

号码都是老板给配的，有一次移动营业厅打电话过来，问我话费明细单寄到哪里，我顿时明白了，老板一直在查我们的电话明细呢。他妈的，这多让人恶心，老板的心机太深了。”

财主道：“分家的时候，都说老板把老刘玩急了，可是分赃不均的事情，外人说不明白。或者是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老板明显比以前猜忌多疑了，除了老板娘谁也不信，挑动群众斗群众，拉拢一个打击一个，翻云覆雨，宠信小人。反正人家每年进账上百万，咱们说这些多余的干什么？老王，倒是你自己要好好想想，销售吃的是青春饭，再过几年你就干不动了，客户资源再让人挖了，将来靠什么生存？”

王经纬丢掉烟头，长叹一声：“我压根就讨厌这份倒霉的工作！”说完他觉得头痛欲裂，知道熬不住了，在前台的外出登记表上登记了倒休，便到公交车站等回小区的公交车。

想起每日上下班高峰里等车挤车，他心惊胆寒。公交车没停稳，不管男女老少疯了似的潮水一般涌上车。西服革履、皮鞋锃亮的俊男，短裙皮靴、神态傲慢的靓女此刻把风度、气质全都抛到九霄云外，肩挤屁股拱，如猛虎出笼、蛟龙入海。挤成相片能上车尚可，就怕望着一趟趟满满的公交车兴叹了。

王经纬细细一算，这每日等着挤车坐车竟要花去三个小时，倘若几十年如此，这种水深火热的生活简直无法想象！所以，但凡挤过几个月这种公交车的白领们都暗暗发誓：一定要努力赚钱买车。

王经纬在南番房价疯长的时候买了房。那房价涨得人心惶惶，涨得人没着没落，团团乱转，他和许多百姓一样沉不住气，咬着牙出了手。

交完首付后，突然有一种被人洗劫一空的感觉，他出了银行便骂道：“这几年我到底替谁白干！”

收到房子，简简单单做了一个四白落地，他便买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几张椅子入住了。住进去的当天，他买了几瓶啤酒，一袋花生米喝得酩酊大醉，突然之间癫狂大笑，摔了一个酒瓶大叫：“我他妈的也有房子了，也是城里人了！”过了片刻又摔了一个瓶子，叫道：“我他妈的背了几十年的债了，也是房奴了！”